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

论文选编

第二集



说 明

为检阅我系科研成果，推动科研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曾经系领导研究决定：从1978年起，拟将教师发表的论文选编成集。

《论文选编》第一集（1978—1983）已于1984年印行。本集（第二集）是从1984—1986年教师发表的论文中择选出来的。因篇幅所限，有些较好的文章未能收入。编入本集的论文，除个别文章外，均按当时发表的原文刊印。

由于编者水平的限制，选编不当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请批评指正。

系刊编辑室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论 文 选 编

第二集

(1984—1986)

目 录

- 关于马克思恩格斯不断革命思想的几个问题……钟哲明 (1)
马克思主义在第一国际时期的传播和发展……张汉清 (21)
第一国际与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曹长盛 张世鹏 (39)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介绍到传播……林代昭 潘国华 (58)
转向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苏俄政治变化…黄宗良 林勋建 (91)
试论各国共产党之间的新型关系准则……杨荫滋 (102)
陶里亚蒂关于走向社会主义意大利道路的思想…张学斌 (112)

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同帝国主义经济主

- 义的论战……梁守德 (122)
原始民族的形成和基本特征……李景荫 (142)
“非殖民地化”理论的由来与演变……陈峰君 (155)
十九世纪中期英国的殖民地自治政策……张锡镇 (170)
试论格瓦拉主义……王 杰 (191)

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策略基础……方连庆 (206)

论国际关系中的均势问题……宁 骚 (215)

俄国向黑海巴尔干的扩张与英国对俄国的政策…王炳元 (240)

对于战后苏联对东亚战略的历史分析……胡之漭 (248)

战后苏联对日本的政策……夏威仪 (267)

美苏关系中的经济制裁……刘金质 (281)

1947—1950年美国对中国共产党同苏联关系的

看法和美国对华政策……………王缉思 (299)

美国对非洲的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五十

年代后期)……………梁根成 (314)

英国宪章派对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谴责……………关世杰 (331)

试论我国新宪法的基本特点……………沈仁道 (350)

论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基本前提、条件和动力

……………李景鹏 (364)

试论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阶段性……………叶自成 (372)

中国的现代化与政治发展……………王燕滨 (382)

评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左倾思潮……………陈哲夫 (390)

孙中山关于加强革命政党思想建设的论述……………朱美宜 (411)

曾国藩新论……………谢庆奎 (425)

印度文官制度的由来和发展……………黄子都 (454)

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发展的几个阶段及其特点……………岳麟章 (465)

美国国际政治学中的“政治现实主义”学派……………章亚航 (475)

共产国际和东征讨蒋战略……………向 青 (487)

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方式问题的考察……………石志夫 (496)

“一国两制”对国际共运的新贡献……………苏品端 (512)

国际政治系科研论文、著作目录索引(1984—1986)…………… (522)

关于马克思恩格斯不断 革命思想的几个问题

钟 哲 明

马克思恩格斯的不断革命思想究竟是怎样的？当前仍有讨论文章陆续发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纠正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口号的错误，指出这绝对不是说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不需要坚决继续进行各方面的革命斗争。社会主义不但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而且要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逐步消灭一切主要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而造成的重大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决议》又指出进行这样的革命不仅在内容上同过去的政治革命有根本的区别，而且采取的方法也根本不同。这样我们就能进一步研究国际共运史上的一些问题。不断革命，这个百余年前经马恩论述，影响广泛的问题，在讨论中意见不尽相同，本是很自然的。百家争鸣是党的坚定政策。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认识事物乃是科学研究的基本要求。而探索过程中的失误，则是难免的。基于此种认识，笔者将学习与思考中的不成熟想法发表出来。

一、是否“偶尔”提出？

不断革命思想是不是马克思的？马恩是否“到1849年”或“只是在1850年3至6月间”才“偶尔使用过”这一字眼，以作为对其他派别的共产主义者的“一种必要的妥协”？这些问题，同不断革命思想的提出和形成问题有关。

马恩比较集中和展开地论述不断革命，固然是在1850年，但这一提法和思想由来已久。

1843年，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就“宣布革命是不停顿的”^①。这里的“不停顿”，同以后《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的“不间断地进行革命”和“不断革命”两处使用的“不间断”和“不断”，三者在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里都是同一个词，这是一个外来词，差别仅在于“不停顿”和“不间断”用的形容词，“不断”用的是名词。马克思这里关于“革命”的用法也值得注意。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到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他们所讲的革命都指政治革命。马克思揭露资产阶级所谓的“政治革命”宣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它建立的“政治国家”却是“作为私有财产、文化程度、职业来表现其特殊的本质”^②，人们之间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正是针对以夺取政权而结束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局限性，马克思提出了革命的不停顿问题，并把“废除私有财产”、实现“人类解放”同“政治革命”、“政治解放”加以区别和两相对立起来。马克思明确使用“社会革命的概念和将政治革命、经济革命、精神革命等包含在社会革命之中固然是后来的事，但他首次使用“不断革命”提法的同时，便注意区分一般革命与“政治革命”，把革命理解为比夺取政权更为广泛的概念。

1844年，马恩在《神圣家族》中谈到拿破仑“用不断的战争来代替不断的革命”^③。1847—1848年，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既指出取得统治的“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④，又分析工人革命必须利用自己的政权夺取全部资本，增加生力总量，并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的观察彻底决裂。他们讲的革命和不断革命，包括了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乃至生产工具的变革，这一点看到更加清楚了。

在1848—1849年的欧洲革命中，马恩更多次提到不断革命。例如：

1849年1月，针对德国资产阶级的《国民报》声称“我们不要继续革命；……我们要法制、安宁和秩序”，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不要继续革命”，就是说“认为革命已经结束，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而革命在1849年1月21日以前，即在上述文章写好以前所达到的目的，正好就是反革命”^⑤。在马恩全集德文版里，此处“继续革命”句中的“继续”，是一个地道的德文词，属名词，意为持续，它同“不断革命”的“不断”那一外来词比较，二者在词义上是没有区别的。

1849年1月，恩格斯在《匈牙利的斗争》中谈到，1848年匈牙利革命被镇压后科苏特又领导了民族解放战争，“群众性的起义，全国都来制造武器，发行纸币，迅速镇压一切阻碍革命运动的人，不断革命——总而言之，在被科苏特所武装、组织和鼓舞的匈牙利，我们重新看到了光荣的1793年的一切基本特征”^⑥。

1848年7月，恩格斯在给马克思夫人燕妮的一封信中说，当时瑞士瓦州的资产阶级政府也“自称是红色的，是不断革命的拥护者”^⑦。

这些说明1848—1849年革命时期，“不断革命”（或“继续革命”）的提法已被广泛运用，甚至连资产阶级也这么写、这么说。马恩肯定了科苏特领导匈牙利人民进行“不断革命的正义斗争，谴责德国资产阶级当时对革命的背叛行为。他们主张不断革命的态度是十分鲜明的。还在革命前夕，《共产党宣言》就指出“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⑧，即认为在两个革命之间，不必有一个长期的停顿时期。这是1843年“宣布革命是不停顿的”思想的继续和发展。

马恩积极投身于1848—1849年的革命运动，并草拟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⑨，就是要从各方面准备条件，力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断发展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由此可见，1850年以前，不断革命的提法和思想，马恩既用于法国大革命，又用于德国革命和匈牙利的斗争；既用于早期资

产阶级革命，又用于未来的共产主义革命；既用于资产阶级革命家，又用以表述无产阶级关于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使之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因此认为到1849年或1850年马恩“才偶尔使用”不断革命字眼，又只把它当作法国大革命的基本特征，这是没有根据的。将1850年以前这个阶段仅仅说成“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用不断革命的概念来评述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和实践”，也是片面的。

那么，同以前比较，1850年马恩的不断革命思想，又有什么新的发展和特点呢？

第一，把不断革命建立在对现实阶级斗争规律更加深刻认识的基础上。

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总结了1848年革命的经验，揭示“革命向前进展并为自己开拓道路不是由于它获得了直接的悲喜剧式的胜利，而是相反，由于它产生了一个团结而坚强的反革命，产生了一个敌人，而主张变革的政党只是在和这个敌人的斗争中才发展成了真正革命的政党”^⑩。《法兰西阶级斗争前的“任务”就是要“证明这点”。它告诉人们，革命之所以“向”进展”，之所以务必进行到底，首先是敌人逼的。恩格斯指出，当时碰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倒退到形式更尖锐的旧的反动去呢，还是继续革命一直达到共和国，也许甚至是一个有社会主义背景的统一和不可分的共和国”^⑪。阶级斗争的客观情势正是这样：不前进，就倒退！敌人的倒行逆施，迫使人民非继续进行革命斗争不可。“如果我们被打败了，我们就只有再从头干起”^⑫。而植根于社会经济生活和阶级对抗之中的社会革命，恰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第二，把不断革命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半途而废尖锐地对立起来。

1848年革命充分暴露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背叛、动摇。德国的资产阶级并不要求彻底废除封建制度。民主主义的小

资产者至多也不过是希望实行一些民主要求，“便赶快结束革命”。正是针对这种情况，《告同盟书》提出：“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③。法国的资产阶级在夺得国家政权后就迫害和镇压工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成了空论社会主义的信徒，“想使全部运动都服从于运动的一个阶段”，“实质上只是把现代社会理想化”。《法兰西阶级斗争》与此针锋相对，“宣布不断革命”^④。如果说马恩以前论述资产阶级革命及其领袖人物时曾使用过不断革命的概念，那么当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变得越来越害怕革命或无能为力之后，不断革命便成了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它具有独特的阶级性。

第三，把不断革命同无产阶级专政、共产主义直接联系起来。

1848年革命使无产阶级认识到，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微改善自己的处境只是一种空想。为了求得解放，必须“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必须建立工农联盟等。马克思总结了这些重要经验，在自己的著作中第一次使用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科学概念，并把革命的社会主义表述为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几个月以后，为了驳斥吕宁歪曲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马克思在《致“新德意志报”编辑的声明》中又引用了《法兰西阶级斗争》的上述著名论断^⑤。《告同盟书》也把不间断地进行革命，同“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联系在一起。《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的纲领性原则就是：“推翻一切特权阶级，使这些阶级受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治，为此采取的方法是支持不断的革命，直到人类社会制度的最后形式——共产主义得到实现为止”。1850年夏马克思给科伦共产党人的信，也将不断革命的几个阶段直接延继到“共产主义共和国”^⑥。

有这样一种说法：“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协定系由非马克思派的维利希所起草，又为法国布朗基派、英国左派宪章主义者所赞同，可见“不断革命”是当时流行的思想语言，“非为马

马克思所独具或独创”。马克思使用这一字眼，乃是作为对其他派别的共产主义者的一种“必要的妥协”。是不是这样呢？

诚然，在革命斗争的推动和影响下，如同“革命”一词一样，不断革命的提法也可以为非无产阶级或非马克思派的共产主义者所使用。但是，众所周知，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马克思的新贡献。与无产阶级专政紧密联系着的不断革命，无疑“为马克思所独具”。维利希当时同马克思尚未公开分裂，而且他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代表起草协定的，不能不反映马恩的思想和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的观点。同时也只有这样做了，马恩才可能在协定上签名，须知两位革命导师是决不拿原则作为交易的。因此协定上明确写入无产阶级专政、不断革命、共产共等等重要内容，不仅不是什么“妥协”，而且恰是马克思主义对其他共产主义派别的一个胜利。唯其如此，不久布朗基派便对协定条款进行破坏，企图与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同盟建立联系，进而同马克思派公开对立。宪章派左翼代表哈尼后来也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来往密切，背叛了原来的立场。实践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坚持无产阶级的不断革命，直到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而其他一切喧嚷叫嚣、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派别，都是与此格格不入、分道扬镳的。

总之，马恩的不断革命思想既基于对历史的深刻研究，参照了以往的革命经验；又来自对1848年革命实践的总结，以现实阶级关系和客观阶级斗争规律为依据。它经历了一个提出和发展的过程，并在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流派的斗争中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说它仅因“欧洲出现了大革命的形势”，“以为当前的革命也会如法国革命一样——不断上升”于是不断革命思想“就这样形成了”，此种解释虽可推出这样的结论：1848年革命并未“不断上升”，革命形势又很快过去，自然不断革命思想是错误的。但这毕竟根据不足，不符合历史真实，怎么会使人信服呢？至于说马恩是“初次投身革命运动的年轻革命者”，这也不是论证不断革

命思想必有其“错误的方面”的充足理由。列宁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1848—1849年的群众革命斗争的时期，是他们生平事业的突出的中心点”^⑩。在亲自实践并总结了实际革命经验之后的1850年，马恩不仅没有否定而且集中阐述和进一步发展了不断革命思想，这又当作何解释呢？

二、不讲“阶段性”吗？

马恩的不断革命思想，是不是只讲革命的“不断性”，不讲革命的“阶段性”，不懂得历史只能在进化和革命的交替中前进，社会革命“必然是有停顿的，而不是不停顿”呢？

这里先要弄清楚马恩讲不断革命是有条件的，而不是无条件，更不是说整个人类历史就是“革命一个紧接一个”。不是别人，正是马恩科学地论述了进化与革命的关系，指出革命根源于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不是随心“制造”或“即兴”而起的。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宣布革命是“不停顿的”，紧接着就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革命需要被动因素，需要物质基础”。“彻底的革命只能是彻底需要的革命”^⑪。《告同盟书》向德国无产阶级提出“不断革命”的战斗口号，但究竟“应当怎样进行自己的活动”，恩格斯说“主要取决于革命新高潮的前景能否实现”^⑫。1850年秋，马克思全面分析政治革命和经济形势的关系后果断指出，在当时资本主义经济“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已“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⑬。足见马恩的不断革命，原以一定的主客观条件为转移。条件不具备，或革命形势一过去，自然无不断革命之可言。同时从词义上看，前已提到“不停顿”、“不间断”和“不断”三处，本为同一外来词。按拉丁文原义，它是“持续”、“持久”的意思。马恩严格区分革命与进化，显然不会认为有什么永远“不断”的革命。他们使用这一提法，本意是强调持续斗争，反对半途而废，仅从字面上，把它解释成不顾客观条件，永不停顿、绝不间断地革下

去，然后说它是“左倾思想”，是离开马恩原意的，也是无中生有的。

还要看到，马恩讲不断革命，始终只把它应用于革命时期之内，决不超出这个范围。恩格斯谈到，1848年二月革命爆发时，他们“关于革命运动的条件和进程的观念”，“带有回忆1789—1830年榜样的浓厚色彩”。当时认为“伟大的决战已经开始，这个决战定将在一个很长的和充满变迁的革命时期中进行到底”^②。大家知道，法国从1789年大革命到1830年七月革命，时间达四十几年，经历了革命上升、挫折、倒退、复辟和新的革命的崎岖道路。马恩那时预计新的无产阶级革命也将面临极其复杂的斗争。他们说的不断革命，也就是在一个“很长的和充满变迁的革命时期中”将决战“进行到底”的意思。正是从这种思想出发，恩格斯认为德国的三月革命“没有进行到底”，“它只是一个不彻底的革命，只是长期的革命运动的开端”^③。而1850年春，当马恩估测将有新的革命高涨时，便向德国无产阶级发出了“不断革命”的号召，同时又重申“德国工人不经过全部较长的革命发展的道路，就不能占居统治地位和实现自己的阶级利益”^④。革命导师就是这样把不断革命同很长的“革命时期”、“革命运动”、“革命道路”联在一起，并把它严格限制在其中。而在这个“很长的”革命时期和“多年发展过程”中，由于革命发展的曲折和不平衡性，必然出现高潮与低潮、进攻与退却、“上升路线”、“与下降路线”、激烈爆发时期与相对平衡年代的迅速交替。马恩分析过的法国1789、1830、1848、1870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德国开始于1808—1813年，经过1848年，完成于该世纪下半叶的资产阶级革命以及十九世纪的历次欧洲革命，就各次革命斗争而言，它是有“间隔”、会“停顿”的，但只要引起革命的矛盾一天不解决，“新的革命的来临，象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⑤。这种“停顿”又“不停顿”，“间隔”又“不间隔”的辩证关系，恰恰表现了社会大变动、大革命时代斗争复杂和“充满变迁”的

特点。

马恩的不断革命不仅以革命时期为前提，而且一开始就是将革命阶段相结合的。1843年宣布“革命是不停顿的”同时，就同革命分为资产阶级革命（即“政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大阶段，并实际上论述了两个革命的区别和后者随前者出现的必然。接着，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历史不断前进，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具体到德国，由于它没有“登上政治解放的中间阶梯”，即没有经过资产阶级革命，不能“一个筋斗”就“超过自己本身的障碍”，但“对德国来说，彻底的革命、全人类的解放并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只有部分的纯政治的革命，毫不触犯大厦支柱的革命，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⑤。强调两个革命之间既不能超越阶段，又不能停顿不前。《共产主义原理》和《共产党宣言》进而分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也是按阶段发展的。“首先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对私有制不能一下子就废除，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但“只要向私有制一发起猛烈的进攻，无产阶级就要被迫继续向前迈进”。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流派的区别之一，乃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⑥。《法兰西阶级斗争》在宣布不断革命的同时，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也是“过渡阶段”。这说明马恩和“特意强调社会变革中的一个过渡阶段以与其他各个阶段相对抗”^⑦的各种社会主义体系根本不同，既强调革命的不断性，又承认革命的阶段性。

为了坚持二者的结合，马恩在实践中进行了两条战线的斗争。1848年革命爆发后，他们批判了波尔恩反对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对无产阶级的伟大政治运动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的右的妥协主义，也斥责了哥特沙克号召建立“工人共和国”、立即实现共产主义的“左”的冒险主义。革命失败后，维利希、沙

佩尔等企图“制造革命”，主张工人马上起义夺取政权。1850年秋，马恩又同这个冒险主义集团坚决斗争，揭露这些人“仅仅把意志看作革命的动力”，“用关于革命的空话代替革命的发展”^③。巴黎公社失败后，布朗基派流亡者宣称“不在中间站停留”，相信日内“干起来”，后天“就会实行共产主义”。恩格斯说这些人“把自己的急躁当作理论上的论据，这是何等天真幼稚”^④。马恩从四十年代初提出不断革命，反对“一个筋斗”翻过“中间阶梯”，1850年夏把德国的不断革命过程设想为四个阶段，到七十年代批判“跳过各个中间”，要站产主共义者“通过一切不是由他们而是由历史发展进程造成的中间站和妥协，清楚地看到并始终不懈地追求最后目的”^⑤。他们主张不断革命同革命发展阶段结合的理论与实践是一以贯之的。有什么根据说他们只讲革命的“不断性”，不讲革命的“阶段性”呢？

当然，如同一切正确的革命的思想都可以被误解、被歪曲、乃至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一样，不断革命思想和口号也未能免除这种命运。列宁曾经揭露：“使一种新的政治（不仅是政治的）思想声誉扫地，受到损害，其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以维护为名，把它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⑥。在国际共运史中，托洛茨基以“不断革命”之名招摇撞骗，自不必说。某些离开革命形势和发展阶段而大谈不断革命的人，也有损于马恩不断革命思想的声誉。但是真理终究是真理，决不会因它曾被人歪曲或夸大到荒谬的地步就等同于荒谬。

三、“永远抛弃”没有？

认为马恩“抛弃”了不断革命的理由之一是：1850年7月底，马恩对革命前景作了新的估计。在这之前，他们的论著中“还存有期待不久就会有革命力量新高涨到来的心理”，在这之后，“就已永远抛弃了这种幻想”^⑦。也就是说，“不断革命”的提

法刚被采用不久，就被“永远抛弃了”。

真是这样吗？

先从逻辑上说，抛弃“期待不久就会有革命力量新高涨到来的心理”是一回事，抛弃不断革命思想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前者是对革命形势的具体估计问题，后者是革命条件具备时如何进行革命的问题。二者怎么能简单等同呢？再从实际情况看，马克思在1850年7月底改变了原来的估计，认为“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他又高瞻远瞩，预言新的革命“不可避免”。恩格斯1895年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重引了这段话，郑重指出“这是我们所必须做的唯一重大修改”。并说编入《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前几篇文章中“对于事变所作的解释，那里所确定的种种因果关系，都绝对没有什么需要改动的地方”^⑤。这里自然也肯定了不断革命这一解释革命事变，确定它同社会主义、同无产阶级专政的因果关系的重要内容。如果再联系《导言》的前后文，意思就更明白了。恩格斯说，1848年“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⑥。然而他告诫无产者：“须知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⑦“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毫不停手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⑧。他提到1848年的斗争方法“已经陈旧”，但又强调说决不是巷战在将来不会再起作用，而是“巷战在大革命初期比将在大革命继续发展进程中发生得较少，并且必须要用更大的力量来进行”^⑨。试问这是否否定大革命，抛弃不断革命，还是刚好相反呢？

的确，在估计革命时机很快到来，希望革命获得胜利的问题上，马恩常有失误。他们就此作过分析和自我批评。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也谈过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者无“为尊者讳”一说。伯恩斯坦声称马恩在分析革命形势等问题时，犯了“历史的自我欺骗”的错误，攻击马克思主义同布朗基主义有着“内在联系”。

考茨基尚未堕落之前，则认为由于偶然现象“在确定运动的形式和速度时起着很大的作用”，马恩“虽然能预先断定好几十年经济发展的方向，并被事态的发展过程出色地证明其预断是正确的，但有时在研究今后几个月情况发展的形式和速度上还可能发生重大的差错”^③。这个分析是比较符合实际的。我们要正确区分马恩著作中哪些是关于发展方向的、带规律性的科学论断，哪些是关于具体发展形式和速度的预测，哪些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哪些被实践证明是失误的。

认为马恩“抛弃”了不断革命的又一理由是：马恩在总结1848年革命经验教训时，“多次明确否认了作为‘不断革命论’核心的革命转变思想”。其中如马克思1864年关于“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大陆上工人阶级……短促的解放梦已……破灭了”^④的论述，恩格斯1893年关于1848年法国“还没有达到可能实现社会改造的程度”^⑤论述和1894年关于意大利“不能希望立即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⑥的论述，都被说成是对革命转变思想的“否认”。按此逻辑，如果一讲不能立即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取得社会主义胜利，就是否认革命转变，那1890年8月恩格斯指出德国完全可能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即便明天就实行这种变革”，“我根本不认为有任何困难”^⑦，又当怎么解释呢？可见这里又把某个国家某一时期内是否具备革命形势和胜利可能性问题，同如何进行革命的另一问题搅到一起去了。那么，认为恩格斯在《马克思和〈新莱茵报〉》一文中肯定《共产党宣言》的策略思想时，只引证到“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⑧，而将“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等句删去，就是否认不断革命思想，这种看法能不能成立呢？

且不说引证是否必须一字不拉，删减是不等于“否认”，也不说恩格斯在引文之前已肯定《宣言》“至今还保留其全部意义”^⑨，引文之后又说这个策略纲领“已经受住了这次革命的考验”。单看这段引文本身：“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

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这不明白白在说从资产阶级革命“立即”向无产阶级革命转变吗？随后当谈到1848年革命时，恩格斯又说：“在我们看来，2月和3月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能具有真正革命的意义，那就是：它们不是长期革命运动的终点，相反地是长期革命运动的起点，在这个革命运动中，象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一样，人民在自己的斗争过程中不断发展起来……而无产阶级则在一系列战斗中相继夺得各个阵地”^⑤。接着还提到法国大革命中的马拉“也象我们一样不认为革命已经结束，而想使革命被宣布为不断的革命”^⑥。这样一篇明确肯定《宣言》中的不断革命思想，事隔三十多年后重述1848年革命运动中的不断革命策略和再次一字不差地使用不断革命提法的文章，怎能把它当成恩格斯“统统删去”和“明确否认”了不断革命的一个根据呢？

认为马恩“抛弃”了不断革命的再一理由，是说马克思曾以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通过“不断革命”可以很快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进入共产主义。1871年夏天，根据巴黎公社提供的历史新经验，他明确否定了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这种“不断性”，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经济改造”“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才能逐步完成”，旧的经济规律“只有经过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才能被新的经济规律所代替。其间“可能引起激烈的反动和同样激烈的革命”，但只能是“暂时”的公社的和平进步的事业必然要向前发展。这就是说，象在1848年设想的那样，企图“不停顿”地“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完全不可能的^⑦。

首先，这里所说马克思在1848年革命期间的这个“认为”那个“设想”与原意不尽相符。马恩当时设想“决战”将在一个“很长的和充满变迁的”革命时期中进行。只有庸俗民主派才指望“很快就会彻底打败‘暴君’”^⑧。恩格斯说“在1848年要以一